

中国古代

传世极品

《雪鸿泪史》盈天地间无物也，而所以物物者，一情之弥纶而已。有情而后有儿女，有情而后有家国。未有缠绵于儿女之情，而恣置于家国之情者。亦未有贯注于家国之情，而轻弃其儿女之情者。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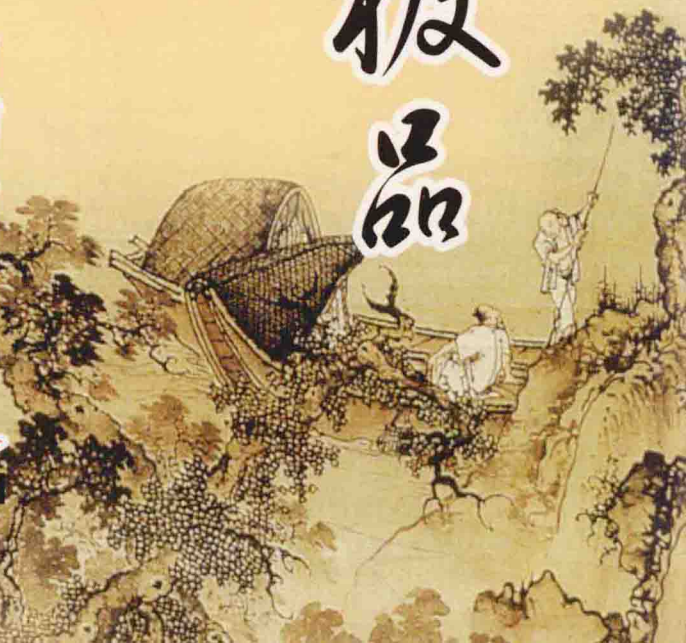
雪鸿泪史

广来整理

徐枕亚 / 著

XUE HONG LE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國古代

傳世極品

正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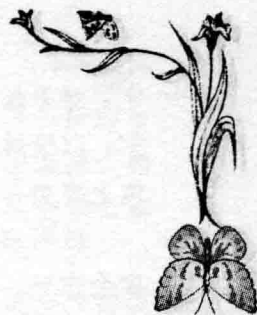
雪鴻洞史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雪鸿泪史(下)

广来整理
徐枕亚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七章	六月		(107)
第八章	七月		(130)
第九章	八月		(150)
第十章	九月		(170)
第十一章	十月		(194)
第十二章	十一月		(212)
第十三章	十二月		(227)
第十四章	庚戌正月至六月		(237)
题跋三篇			(272)

目 录





第七章

六 月

大抵情人交际，求之形迹，都属虚假之情，寄诸精神，始臻真实之境。余与梨影，知半稔矣，覩面不过一二次，且亦未有一启齿一握手之欢，惟以诗篇代语，缄札寄情。无形之中，两相默喻，虽形格势禁，难开方便之门，而在两人心中，初不以离合为离合，形迹愈荒疏，而精神愈团结。且已知无分作鹣鹣之比翼，则亦何争此草草之言欢，所以死心塌地，涕洟互酬，愿以螺黛三升，乌丝十幅，了此离奇断碎之缘，不愿以无聊之希望，为非分之要求。

人来槛外，迹近桑间，而适以自污其纯洁无上之圣情也。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，心相知矣，又何必形之相合？昭昭者可按迹以求，惟默契于冥冥者，其情乃隐微曲折而无所不至，弥沦磅礴而靡知所极。

然则我今日此行，与梨影殆未足以言别也。别之一



字，对于长聚者而言。余与梨影，以形迹言之，无时非别；以精神言之，无时或别。此后无论余至何处，余心坎上终当有梨影在，如影随形不离左右。

极而言之，梨影而死，而余心坎上之梨影终不死。即余亦死，而余心坎上之梨影亦终紧附余身，随余灵魂之所适。质言之，梨影与余之精神，生生死死，殆无有别时也。今日离彼而去，彼实已随余而归矣，余复何伤于此别！

虽然，妾歌白紵，郎马青骢，情人分袂，为离别中之最苦者。余与梨影，可为情人与否，尚难下真确之判断。然而两心如此，固不得谓为绝无关系者。

湖上帆开之候，正楼头肠断之时。余亦岂能无所恋恋？他人以为苦者，余偏不以为苦，实则不言苦者其苦愈深。不苦云者，于无可奈何中作自解语耳，于万千苦绪中，比较而言之耳。前日之聚非真聚，则今日之别亦可视为假别。别情非苦，更有苦于别情者，个中滋味，恨未能与天下有情人以共喻也。

一帆风顺，朝发而夕抵家矣。将至家门，心忽自怯，念作客半年，他无所益，只赢得一身烦恼。老母临行之嘱，言犹在耳。而数月以来，沉沦于泪泉恨海中，几置家庭于不顾，平安两字，屡误邮程。纵母不怪余，余其何以对母？此中情事，既不能掬以示母，而怀兹隐慝，周旋于伦常之地，欺人虽易，自欺殊难。

忆余未行之先，庭帟色笑，甘旨亲承，率性而行，



只有天真一味。曾几何时，人犹是而性已非，乃至对于亲爱之家人，声音笑貌，在在须行之以假。思至此，则背如芒刺，悔念复萌。然悔固无及，且悔不一悔矣，而卒不能自拔，则余其终负余之老母乎！

挈装入室，母姊兄嫂咸在，各展笑靥以迎余。盖余兄于先二日抵家，余姊则自余行后，守余之约，留伴老母，未赋归也。

余前见母。母审视余面忽詫曰：“儿乎，病耶？何憔悴至是，惊若母矣。”

于是兄若姊若嫂，闻母言均集视线于余。嫂曰：“阿叔果清减几许矣。”

姊曰：“顽童扰扰，教授劳形，况复他乡，如何不急？”

兄曰：“吾弟娇怯哉！出门不越百里，便尔不耐。如阿兄飘摇数千里，舟车之劳顿，风霜之侵蚀，且什百倍于吾弟，而容色转丰腴，身躯转壮硕，此又何说？大凡人不能耐得劳苦者，即不能成事业。弟知之否？”

余亦欲答，母谓兄曰：“汝弟气禀素弱，幼时常在病中，乌可以例汝？使家无衣食忧者，余方不使彼离余一步也。”语次歔歔。余兄唯唯不复言。

余初不自知其憔悴，闻诸人言，乃复怦怦。余容而果憔悴者，其原因固自有在，与作客之苦，实无关系。余母之言，爱余之至者也；余嫂之言，顺母意以慰余也；余姊之言，原情测理之言也；余兄之言，寓爱于勸者也。



要之诸人无一非怜余爱余者也。

既余受此家人亲密之慰问，复自省一己隐曲之私情，觉我未足以对人，人尽足以对我，此心益惕然不宁矣。

谈话有顷，晚餐具矣。家人围桌共食，余母频频停箸目余。余知母意，欲觇余食量之佳否，余为之勉尽三器。余母似有喜色，意谓余容虽悴而食未减，可稍宽其忧虑也。

饭罢复围坐共谈。余母琐琐询余别后事，余一一告之，惟隐其私。余亦知于家人骨肉之间，不应打诳语，但兹事若骤闻于老母，必疑余有不肖之行为，而大伤其心，故宁暂秘之。纵自知其不当，亦惟有默呼负负而已。

既而余母顾谓余兄曰：“今日之会，一家骨肉，尽在于是，余心滋乐。所不足者，若父早歿，而若弟未娶耳。余老矣，残年风烛，刻刻自危，汝弟年已逾冠，正当授室之时，深愿于未死之先，了此一重心事。兄弟无猜，室家永好，一旦撒手尘寰，亦可瞑目泉下。此事殊汲汲矣。”

余兄答曰：“母言当，霞弟姻事，儿亦念念在兹，然好女子非易得。如弟矫矫，合匹天人。以儿所见，一派庸脂俗粉，殊未足以偶吾弟也。此事为弟毕生哀乐所系，胡可草草？此者欧风东渐，自由之婚比比皆是，吾母能持放任主义者，儿意不如听弟自择之为愈。”

母笑曰：“吾岂顽固老姬，以儿女之幸福，供一己之喜怒者，何干涉焉？吾所望于汝等者，只愿兄弟妯娌，

好合无间，互持家政于将来耳。”

余骤聆母与兄提及姻事，不觉又惊又痛，念此事母意若欲强制执行者，余将何以对梨影？幸阿兄解事，代为关说，得聆母最后之一言，殆无异罪囚之获闻赦令。而回念余意中之事，固已早成画饼。梨影所以为余计者，其事若成，殆较专制婚姻为尤苦，则复木木若痴。

而此时余姊见余不语，则转谑余曰：“阿母已允弟自择佳偶，吾弟旅锡半年，亦有所谓意中人乎？”

斯言也，在姊实出之以无意，而余方涉念及私，闻之不胜疑讶，意余之隐事，岂已为阿姊侦悉乎？不然，何言之关合若斯也。于是面热耳红，不能置答。

兄嫂睹余状，均为粲然，姊尤吃吃不已。余益惭惧，至不能举首。余母呵之曰：“霞儿视覷类新妇，素不耐嘲谑。汝为阿姊，奈何故窘之？”余姊闻言，笑乃止。而余意亦解。

事后思之，蛇影杯弓，疑心生鬼，说破个中，良可笑也。

是夜余兄伴余宿于东舍。余促之归寐，兄不可。余曰：“兄意良厚，独不虞冷落嫂氏耶？”兄笑曰：“弟愿单栖，兄亦不愿双宿也。”

余以其言适余中隐，于是复如向者之疑姊者以疑兄。既而觉其非是，则又哑然自笑。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余今者真成为惊弓之鸟矣。

乃复谓兄曰：“兄与嫂氏，一别经年，相思两地，一



旦远道归来，深闺重晤，正宜乘此良宵，互倾离抱。奈何咫尺鸳鸯，复作东西劳燕。兄非无情者，何淡漠若斯耶？”

兄怫然曰：“弟以阿兄为情虫耶？弟夙以多情自负，亦知情字若何解释？夫岂专属之男女者！大凡言情不能离性，父子兄弟之情以天合，夫妇之情以人合。以天合者，虽远亦亲；以人合者，虽真亦假。人不能不受命于天，即不能舍父子兄弟之情而独钟夫妇之情。此情之正解，不可不辨。吾视世之自负多情者，往往徒抱一往情深之概，孤行其是，或至割天性以殉痴情。若而入者，美其名曰情人，实则为名教之罪人，君子讥焉。顷弟所言，似尚未明情字真际，致以常情测余。亦知吾若恋恋于儿女之情者，则何为弃此柔乡之岁月，度彼羁旅之光阴乎？此次归来，只以倚闾之望，陟岵之思，情动于中，遂被子规劝转，以言夫妇，则一年之别，何可谓久。即云未免有情，亦当知所先后。弟言若此，则异时娶得佳人，便将迷恋温柔，置老母阿兄于不问乎？吾愿弟为性分内之完人，不愿弟为情场中之奴隶也。”

噫！余兄此论，清夜钟声，良足发人深省。念余今兹之所为，蔑性甚矣。夫妇之情，犹不可过恋，矧于不可恋之情而恋之，恋之不已，沦为痴愚，惆怅迷离，而莫知所适。幸可自救者，中情之毒虽深，而一点良知，犹未尽昧。至万不得已时，终当制私情以全天性。然此时一腔情绪，半含怨愤，半带悲哀，欲忍难忍，言愁更



愁，无一可告人，无一足自解。则方寸灵台，已多内愧，受责于良心，乃较听命于父师之前，待罪于法庭之下，惨酷不啻数倍。

用情一不慎，自苦至于如此，则少年血气之过也。自讼良久，谨答兄曰：“闻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弟此后不敢再谈情字矣。”乃相与抵足而寝。

天涯游子，一旦双归，比来年天伦团聚之乐，无美满于此日者。余母已笑逐颜开，不复愁眉苦眼。余亦暂脱愁城之厄，觅欢笑于当前。槐阴摊饭，竹院分瓜，妇子嘻嘻，笑言一室，极酣畅淋漓之致。

晚来浴罢，同坐乘凉。余兄则徐挥蒲扇，以别后所遭，娓娓为吾等道。海客谈瀛，听者忘倦。余姊间或掺以谐语，博得慈颜一粲。余臻此境，恍离地狱而登天国，听仙乐之悠扬，如向我胸头，奏恨海澜平之曲。无穷哀感，倏如蝉蜕，屑层剥卸，障翳一空。

信乎外情之蔽，终不敌内性之明也。伦常之乐，人皆有之。弃之而别寻苦趣，宁非大愚？世界一烦恼场也，就中真实之乐境，舍名教外，直无余地。

人生此世，苟使天伦无缺陷之事，优焉游焉，全其本性之真，享此自然之福，已足以傲神仙而轻富贵，又奚事得陇望蜀，驰心外骛哉！

大凡人之性灵，莫宜于养，莫不宜于汨。一涉外感，则聪明易乱。而外感之来，复多愁少乐，则生人之趣短矣。吾今自情海复返性天，已深知此中之苦乐。



上帝而许余忏悔前情者，已当立收此心入腔子里，奉老母以终天年，于愿已足。然而一场幻梦，虽醒犹痴，况复多所牵涉，何可中道弃捐！总由子春劝驾，生此枝节。事至今日，始深悔出门之孟浪也。

浹旬以来，余日向家庭寻乐，一切烦忧热恼之事，暂释于心。明知乐不可久，而悲者无穷，姑作得过且过之想，尽我之所当为，使老母不为我而多所愁闷。此即我近日对于家庭之唯一主义也。

戚友辈闻余兄弟归来，各加存问。门外时闻剥啄，室中不断话潮，如汪子静庵、邵子挹青，尤为余苔岑夙好，亦复时时过从，相与读诗赌酒。旧雨重联，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，盖又有彭泽归来之况味焉。

长日如年，佳趣正复不少。盖自父死兄离以后，此为最乐之时期矣。乃不意彼万恶之病魔，日夜环伺余旁，复乘此欢情畅适之余，而忽焉惠顾。

当此炎炎大暑，郁气如蒸，披襟当风，庶乎称快。而我乃伏处若茧，拥絮被作牛喘，寒热交作，头汗涔涔，其苦殆无伦比。虽只余一人受之，然家人为余病故，已尽易其快乐之心肠，而为忧愁之滋味矣。

一家之中，余母焦忧尤甚。余既以胸膈间之秘密，负母于冥冥，复以形体上之损害，陷母于扰扰，伏枕以思，为子者殊不应若此。余亦不自解余身之何以惯与病为缘也。

此次之病，来势虽剧，幸系外感，尚非难治。服药

数剂，即已退减。既而成症，间日一作，医者谓病势已转，可保无虞。荏苒兼旬，老母之精神，业为余消耗尽矣。

余病作时，余母刻不离余。余兄为余皇皇求医药，几无停趾。余姊余嫂，亦均改其起居之常度，攒眉蹙额而问讯焉。直至余病少瘥，而后众忧始解。

忆余之病于崔氏也，侍余疾者，鹏郎、秋儿二人而已。虽问暖嘘寒，调汤进药，事事经心，总是不关痛痒，未免粗疏，使多情之梨影，能亲至余之榻前者，或能如家人侍余之无微不至。然而礼防森严，内外隔绝，病耗惊传，徒令彼芳心闷损。而余亦一榻孤眠，凄凉无尽。

今余病于家，而周旋于余侧者，母也，兄也，姊也，嫂也，无一非亲余爱余之人。至于忘餐废寝，劳神焦思，而祝余之速愈，至性至情，每至疾病时而愈见。而外感之缠绵，总不及天伦之密切者。此番骤病，殆天欲以家庭间之至情至性，一一实演于余前，而启余以觉悟之门也。

余至此益觉余之所为，殊无一分足以对母。不第母也，即推诚相爱之兄，而余亦报之以欺罔自顾此身，已为天地间不孝不弟之人，无处足以容我。余之外疾可除，余之内疚又宁有已时耶？

余于病中睹家人亲爱之状，思潮之起落愈频。余之知觉，藉以完全回复，觉人各有诚，惟余独伪。余亦有本来面目，今果何在？身着茵席，如卧针毡，不宁特甚。



既而思之，余恶未极，非不可补救者，今宜先求一安心之法。欲安此心，惟有将余之隐事，和盘托出于余母之前，而求母赦余。然终有所畏怯而未敢直陈，则奈何。

思之重思之，余其先诉之余兄乎？兄为敌体，且又爱余，余已自陈忏悔，兄或能存宽恕，不至峻责，令余难堪。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余复何惮而啜嚅不能出口耶？

思既决，余乃秉余之诚，鼓余之勇，将半年情事，含悲带愤，倾筐倒篋而出之，而听余兄加以判断。

兄初闻余言而骇，既而曰：“弟平日喜读《石头记》，反覆玩索，若有至味，形之吟咏，至再至三。吾固知弟已深中此书之毒，将来必为情误，今果然矣。”

余曰：“一时不慎，堕落情坑，今已自知悔悟，愿挥慧剑，斩断情丝。从前种种，均可作为死去，还我自由之身，忏我一生之孽，未知兄能宥弟前失而许弟以自新否？”

兄目余而笑曰：“谈何容易！吾见有蹈情网而死者矣，未见有人而能出者也。弟少小多情，宜有此等奇遇，惟用情贵得其当，于不可用之地而强用之，是为至愚。弟今已迷失本性，陷入痴情，即欲力求摆脱，心亦恐难自主。盖男女苟以真情相交际，不合则已，如其合也，则如磁引针，如珀拾芥，又谁得而分离之？有时自觉，知恋爱之无益，托忏悔以自解。然而一转念间，又复缠绵固结，如阴霾时节，偶放阳光，不久即复其故态。弟



言将谁欺耶？”

余曰：“兄言然，余固终不能忘梨影也。惟余今欲求此心之安适，不得不强忍出此。明知陷溺已深，此心正复难恃，亦决持余毅力，以良心天理，与情魔决一死战。最后之胜负，未可知也。”

兄闻言，若误解余意者，卒然问曰：“弟与彼姝，果相爱以纯洁之情乎？抑参以他种之欲乎？弟其明告我无讳。”

余曰：“兄以弟蹈相如之故辙耶？彼姝质同兰蕙，意冷冰霜，岂可干以非礼者？即弟虽不肖，亦知自爱，常持圭璧之躬，不作萍蓬之想。两情之交际，不过翰墨姻缘、泪花生活而已，他何有焉？”

兄曰：“吾亦知弟或不至此。虽然两人酬答之作，能容阿兄一寓目乎？”

余慨然曰：“何不可者。半年中之成绩，尽在余书篋中。兄自取阅之可也。”

余言竟，授兄以钥，启篋出所藏，锦笺叠叠，厚逾数寸，一束断肠书，首尾俱备，酬答之诗词，亦杂诸其中，一时苦不能竟。

余兄略阅数页，叹曰：“如此清才，何减淑真、清照，无怪弟惘惘至是。阿兄已为受戒之僧，阅此而一片心旌，亦不觉微微颫动矣。”既又言曰：“奇哉此女！缠绵如彼，贞洁又如此，情网陷入，一何可畏。勒马悬崖之上，挽舟恶浪之中，无定力者殆矣。”



既而阅至梨影病后之书，拍案而起曰：“此计抑何巧妙！若人不仅多情，亦且多智，于无可奈何之中，出万死一生之计，既以自全，又以全人。一转移间，而恨事化为好事，殆炼石补天手也。”复顾语余曰：“彼筠倩者，弟曾识其人乎？其才其貌，果能如彼书中所称道乎？”

余曰：“识之，固绝好一朵自由花，书语非虚也。”

兄曰：“然则此事信为弟无上之幸福，弟意又如何者？”

余喏喏而答曰：“彼病后以此书相示，有挟而求，在势余必得允。然兹事滋巨，一人胡敢擅专？当禀诸堂上，然后取决。彼亦谓然，故今尚搁起也。”

兄曰：“此无虑，老母之前，一掉舌之劳耳。弟不忆前日之一席话耶？母于弟之婚事，念念在兹，且许弟以自由。有此良好姻缘，知之无不允者。弟如羞于启齿，余当为弟玉成之。”

余急止之曰：“否。此固非弟愿也。”

兄不悦曰：“弟言慎矣，不愿将奚为？岂真欲作鳏鱼以终老耶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殉无谓之痴情，蔑人伦之大义，此至愚者不为，而谓弟为之乎？然弟径情孤往，不计其他，一身之事，或非弟所恤，独不为若人计乎？彼系一十分清静之人，以弟故而陷于忧辱愁恼之境，古井波澜，于焉复起。弟之误彼已多，今彼已藉此自脱，弟犹苦苦相缠，不肯知难而退，则弟之爱彼，究属何心，良不可解。以余思之，彼所以为弟者至矣，兹事在义，

弟不能不允。”

余曰：“弟初亦欲勉允之以了此局，顾我心匪石，终无术以自转，即强为撮合，而担个虚名，爱情不属，则人亦何乐？我亦徒滋身心之累。自维此生，不祥实甚，已误一人矣，何为再误一人以重余孽？此所以踌躇而不敢承也。”

兄曰：“此又误矣。弟与若人之交际，不过梦幻之空花，究何尝有一丝系属，弟顾自比曾经沧海之身，遽作除却巫山之想，宁不可笑？微论因情绝伦，不得谓之合义。世之多情人，以不娶终其身者，大抵有夫妻之关系。故剑情深，遂甘独宿，断无有恋必不可得之情，而置人生大事于不问者。如其有之，其人之行为，背谬已极，不啻自绝于人类，犹得颯然自号多情耶？余为弟计，若人用情甚挚，而见理至明。弟既眷眷于彼，必不忍彼之终为弟累。精神上之爱恋，既相喻于无言，名分上之要求，复何慳于一诺！事成之后，弟纵不能尽移其情，使之别向，亦当强自遏抑，而尽人生之所当尽。异日闺房好合，敬爱有加，亦不可使汝妻因缺爱而生怨望。如此则人对己，两两无亏，方可为善补过之君子。非然者，一意狂痴，流荡忘返，公私两负，情义皆乖，生固无自适之时，死亦留无穷之恨。人格已失，罪恶丛身，以言爱情，爱情安在？弟乎！其毋执迷不悟，而堕落至于无底也。”

余兄侃侃而言，警余至深。此事余已允梨影，惟全